新疆棉花亚克西！我们的生活亚克西！

口述/艾萨·热夏提　整理/雷斩波　奚冬琪

近期，美西方反华势力打着“人权”旗号，肆意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问题，抵制新疆棉花。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新疆棉花是雪白完美无瑕的。它不容泼脏水，也不能被污名化。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群众，作为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阿亚克喀拉库勒诺9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家乡的真实情况和这些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棉花是我们的幸福花、致富花”

我叫艾萨·热夏提，今年32岁。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一直有种棉花的传统。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家里就开始种棉花。我家中有32亩棉花地，以前是家里人自己种，后来全部流转给一家公司统一耕种。流转费一亩500元，一年就能有1.6万元的收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棉花就是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父母用棉花得来的收入供我上学，帮我成家，之后还助我的3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

由于我们这里的土壤透气性好，十分适合种植棉花，因此不仅是我家，在我们村，大家大都靠种植棉花取得收入。阿亚克喀拉库勒诺9村共有236户810人5600亩地，其中棉花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5300亩。全村以种棉花为主要工作的村民有200户620人，棉花几乎就是村民和村子的全部收入来源。

尤其是近几年，大家辛勤耕耘，辛苦劳作，依靠种植棉花发家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一望无垠的棉田承载着村里几代人的幸福和希望，洁白无暇的棉花就是我们大家的幸福花、致富花。

但是，就在最近，却有人说我们的棉花是“强迫劳动”才得来的，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我从来没见过新疆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的情况。我们村每年3月底开始种棉花，现在基本上使用机械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摘，机械采摘面积更是达到了3000亩以上。所以在种植和收获的季节，棉田里几乎看不到人，而都是那些大型机械在工作。这样的机械化场面，何来“强迫劳动”一说呢？而且那些种植和采摘棉花的大型机械也不用我们自己花钱购买，主要从其他地区统一租用。以采摘来说，费用只要每公斤0.5元。

对于村民们来说，劳动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劳动就是为了能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这些年，棉花不仅让家家户户日益富裕幸福，而且让我们村越来越漂亮。现在，我们的9村像一幅美丽的画卷，田园清洁、村道整洁、家园美丽；有红顶黄墙的房屋，有绿树繁花，房前屋后有粉色的桃花、白色的梨花、李子花等；有喀什河的绿色河水静静流淌，有凉亭、有鱼塘、有文化广场；有50亩苹果采摘园，有6亩8万株胡杨育苗基地；有路灯、太阳能户灯；还有生动形象的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内容的宣传画……

除了村容村貌，这些年，村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以前农民的房子是土坯房，现在所有村民都搬进了新建的富民安居房，家家户户通了安全干净的自来水，通电通网通广播电视，农牧民都参加了医保，都享受了小麦补贴、棉花补贴。现在村里有小学、幼儿园，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享受了免费义务教育，村民都享受了党的各项惠民政策。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已根植我们心灵深处”

这些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变化，要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以及全国各地的帮扶支援。特别是近几年，在自治区政协“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更是使村民从生活到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由于棉花是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自治区政协“访惠聚”驻村工作队队员们也非常关注棉花的生长情况，并随时帮助大家解决遇到的困难。今年3月的一天，村子遭遇了大风天气。村民海力力·吾舒尔房后刚播种完3亩多棉花地，地头没来得及整理的薄膜随风飘起，眼看就全都要被大风掀起。海力力·吾舒尔是鳏寡老人，家中只有他一人，而且他一条腿有伤病，行动不便。就在这个紧急时刻，驻村干部王良能赶忙来到老人地里，帮助他把地头被风吹倒的棉花进行了补种，还将薄膜进行铺盖整理掩埋，确保薄膜不被大风掀起。老人非常感激，说王良能帮了他的大忙。之后，一遇到大风天气，驻村干部就轮流帮老人照看棉花地。

9村1组村民阿布力艾海提·司马义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在驻村工作队的大力帮助下，家里盖起了安居房，进行了庭院改造、改厨改厕，居住环境大大改善。工作队又帮他申请了扶贫养殖项目，现在一家人主要从事养殖业，有稳定的收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19年夏天，阿布力艾海提·司马义不幸腿骨折住院，工作队和村委员会共同捐助了1万元，再加上国家新农合的医保补贴，解决了他大部分的住院费，避免了他因病返贫。

9村2组的小伙子艾尼·吉力力想自主创业。村里没有馕铺，他就努力学习打馕技术，想在本村开一个馕店，但缺乏资金。工作队积极主动协调乡政府帮助他解决了资金、修建了馕房。目前，艾尼·吉力力不仅开起了喀什味道馕铺，还在馕铺旁又开了一家小商店，月收入有四五千元，日子越过越好。

如今的9村，农民房屋美起来了，农民收入涨起来了，路灯亮起来了，户灯挂起来了，随处可见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随时可听一句句共产党好的赞美。作为这个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我也可以自豪地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已根植我们心灵深处。目前，村里社会和谐稳定，在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我相信未来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更幸福、更美好。

在此，我想代表全村农民说，新疆棉花亚克西！我们的生活亚克西！

镜头中的民生

昔日贫困户　光荣当选全国劳模

4月27日，2021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其中，安徽省怀宁县三桥镇鑫悦服装厂车间主任汪杏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光荣称号。

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后，汪杏梅仍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她和村民们在车间里制作服装、检查质量、打包装运……现年35岁的汪杏梅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改变生活现状，她和丈夫前往江苏苏州、常熟一带从事服装加工工作。经过2年多艰苦打拼，收入渐增，生活越来越好，2016年她一家光荣脱贫。2018年3月，考虑到家里的父母年龄大了，孩子上学也需要人照顾，汪杏梅和丈夫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创业。如今，汪杏梅的扶贫车间里有19名职工，其中脱困户有6人。

“这次能被评为全国劳模，让我激动万分，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今后，我将发扬劳模精神，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汪杏梅说。

檀志扬　摄影报道

温馨家话

母亲的“野菜套餐”

赵自力

已是暮春，香椿芽在菜市场不见踪影，而我家依然可以做出美味可口的香椿炒鸡蛋，这全源于母亲为我们准备的“野菜套餐”。

每年春天，是母亲最高兴也最忙碌的季节。立春一过，母亲就提着竹篮到处寻荠菜。脆生生的荠菜和五花肉一起切碎，敲几颗鸡蛋一起做馅儿，包的饺子咬一口香喷喷。气温稍高时，母亲就盯上了屋后的几棵香椿树，那是父亲特意栽种的。刚冒头的香椿芽短短胖胖，母亲掰下后清炒，味道格外好。香椿季节性太强，稍不留神香椿芽就变成了树叶。所以母亲有空就去采，放冰箱里冷藏着，想吃时随时拿，非常方便。

为了到河边采最嫩的野芹菜，母亲催父亲到街上买了雨靴。早春的野芹菜格外鲜嫩，带着春天的气息，母亲一扯就是一大筐，吃不完就各家送些，尝尝鲜味。有几家亲戚住在城里，每年开春都要托母亲扯些野芹菜，说吃够了大棚里的蔬菜，最惦记的还是老家的野芹菜，怎么吃都吃不够。母亲自然高兴，扯起野芹菜来比谁都有劲。

清明前后，苇菽花含苞未开，正是采摘的时候。春风里，母亲总是提着竹筐到处采摘苇菽。将苇菽洗净，切碎后和糯米粉一起揉成团，做成的苇菽粑又香又糯。每年的苇菽粑母亲都要做成两样，咸的给老人，甜的给孩子们。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啃着苇菽粑，其乐融融。

清明到谷雨，竹笋破土了，那憨厚喜人的模样，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老家野竹林不少，母亲喜欢邀上姐妹去掰竹笋，每次都满载而归。将笋叶剥掉，露出嫩黄的笋肉，放开水里焯一下，再用冷水浸泡，捞起后装塑料袋放进冰箱里，从春季可以一直保存到割谷的时候。

母亲的冰箱里，被各种野菜塞得满满的，蒲公英、灰灰菜、鱼腥草等，都分袋装好。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拿出野菜让我尝尝，我们笑称母亲把春天藏在冰箱里了。村里来了远方的客人，好客的母亲总要送点冷藏好的野菜，说让客人尝尝鲜。我们也少不了每次带不少野菜回城，想家了就炒碗母亲的野菜尝尝，菜里有老家的味道。母亲常常讲，以前粮食不够吃，全靠野菜填肚子呢。难怪母亲有野菜情结，她一直对野菜感恩呢。

每年开春，母亲就没停歇过，忙着采摘各种野菜，这“野菜套餐”里，充满了母亲爱的味道。

牵着妈妈的手慢慢走

韩景波

妈妈年岁大了，不太爱走远路，几年了，一直没能去市区走走。四月，市区举办古会，必定十分热闹，我一心想让妈妈上市区看看街道上近年来的繁华热闹，也陪她尝尝美食，买些她喜欢的东西。妈妈不爱坐车，我准备陪她用一天的时间来走走路，知道我要陪她上街，妈妈高兴得很。

我和妈妈走在路上，两面高山上松树葱郁，一条泠泠清喧的小河随山移路转而蜿蜒。天上鸟儿飞，水中的鱼儿游，漫山遍野的山花点点，聊着熟悉的话题，我和妈妈有说不完的话，竟也不觉得累。我们只歇过五次，半天就走完了十里路程。拐过一个山嘴，刚能看到三要街的时候，妈妈就傻眼了，以为走错了地方：“这是啥地方呀?!”原来，三要街因为是陕西、河南两省毗连处的边贸重镇，近年在商洛地区率先完成了小城镇建设，高楼摩天，店铺林立，路面宽畅平坦。三要街上车来车往，热闹非常，站在街口，我与妈妈指点介绍着。

站在路口，妈妈看着来往不停的车辆脚步迟疑，不敢挪步。我突然想起，我该牵着妈妈的手走了，就像当年妈妈牵着我的手学走路一样。牵着妈妈满是皱褶的手，我的心猛然一颤，眼睛便慢慢地湿润了……

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牵过妈妈的手了?小时候上学，要过一条小河，妈妈总是向我伸出手来，把我的手紧紧地攥在掌心，牵着手一步步挪过河上木桥。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妈妈带我上街买旧棉袄，妈妈牵着我的手，从东街挤到西街，货比三家，硬是省出两角钱来，给我买了一个烧饼吃……那时，妈妈的手是那样宽厚，温暖，牵着她，整个世界都是安全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小手已成一双大手。妈妈却一天天衰老，步履蹒跚，需要儿子牵着她的手走路了。而这也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双光滑、圆润、结实的手了，它变得干枯、粗糙、瘦小，几乎可以包在我的手掌心里。当有车来时，她紧张地攥紧了我，像孩子寻找着依靠，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在我心底，不禁浸染开来。

牵着妈妈的手时，我分明看到，在妈妈的眼角，有亮晶的东西闪了一闪……

社会新思考

“老漂族”看辅导班

张传发

电视剧《小舍得》一经播出，引发了广大群众激烈讨论，因为其贴近生活。什么“鸡娃式育儿”“佛系式育儿”，且不说买学区房、拼考试分数，仅说课外“辅导班”，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也作为一名幼儿园孩子的爷爷，或许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但我还是想就此谈谈一孔之见。

当下，特别是大城市，“育儿焦虑”已经让年轻的父母焦头烂额。此前的3个月，我在上海当“老漂族”，主要任务是接送正在上幼儿园中班的孙女上下学。那天，孙女一位同学的妈妈在幼儿园门口跟我打招呼，通过聊天得知，她儿子课外时间除参加英语、武术等培训外，幼儿园阶段已经学过汉语拼音、小学数学已经学到乘除法了。可以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上海不少人家幼儿园的孩子都在上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班。那天下午四点幼儿园放学后，我接孙女去上英语辅导班，等到六点整下课，当我们从电梯口急匆匆出来时，“呼啦——”，又是一拨学子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电梯，他们是下一班来上课的。“育儿焦虑”，不仅让孩子们受累，孩子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轻松。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人父母者，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考上名校，将来有一份好工作，但优质教育资源有限，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小舍得》里，夏君山和钟老师之间的一场对话意味深长。夏君山说：“一个剧场，大家都在看演出，突然一个观众站起来，其他观众，为了能看到演出，也不得不站起来。最后，大家都从坐着看戏，变成站着看戏，这不是闲的吗?”钟老师进一步补充：“还没完呢。有人站上了椅子，有人把梯子给加起来了。”家长们一个个被历史大潮裹挟着前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个“你慌我忙”的带着孩子被焦虑赶着向前冲。

大潮袭来，泥沙俱下，此时此刻，我们当家长的，更应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要有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切不可人云亦云——我认为，上辅导班，当坚持“三原则”。

一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没有问题，但当一名普通劳动者也不丢人。一个国家，当然需要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大家。红花虽艳，还得有绿叶相伴。反过来说，再强大的国家，也离不开种田的农民；再大的城市，也离不开普通工人，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大家也好，大款也罢，身体健康，道德高尚，才是过好一生的根本。即便孩子长大后就是一名普通的小老百姓，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生活照样幸福。如果家长为了自己面子风光去逼孩子，再让他们上一些不感兴趣的辅导班，甚至于将孩子逼得离家出走，逼得精神抑郁，那将事与愿违，得不偿失，更将后悔莫及。

二者，辅导班可以上，但并非“多多益善”。张家的孩子喜欢数学，王家的孩子喜欢考古，赵家的孩子喜欢唱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若孩子感兴趣，就会“累并快乐着”，也能“苦中有乐”，家长不妨引导孩子在校学好校园课程的基础上“爱好有专攻”。怕就怕，有的家长既想让孩子当舞蹈家，又想让孩子当画家，还想让孩子成为化学家，到头来就如小猫钓鱼，一事无成。

三者，遇上矛盾，可以跟孩子促膝谈心，千万不能打骂孩子。上辅导班，如果家长的意愿与孩子的想法有冲突，家长不可居高临下“强捺牯牛喝水”。正确态度应该是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哥儿们”，把问题摊开来分析给孩子听，并一起找到解决办法。家长不要以为自己多么“高大上”，其实，打骂孩子才是无能的表现。

地摊烟火

张金刚

地摊追着人跑，人亦追着地摊跑，日复一日地追跑间，在城市街巷升起的便是热气腾腾、安抚凡心的人间烟火。

我生活的小城，有一条短而窄，却居于城中闹市的小街，因南北街口连接两条主街路，故被称作“十字街”。提起十字街，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街道两侧挨挨挤挤的地摊和永远熙熙攘攘的人群。地摊有常设也有临时的，分了时段，应着时节，但大都以果蔬食品为主，与诸家餐桌相连，供养着附近上万人的一日三餐，也供养着自家的寻常日子。

几十年间，十字街的地摊由疏到密，由乱到治，繁盛不衰，只因地摊那平民化的特质。摊主或是普通市民，或是村里老农，更或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不惧风吹日晒、世俗冷暖，早出晚归，坚守摊位，辛勤经营着自己“靠双手劳动吃饭”的朴素梦想。光顾地摊的亦然，大都愿为了块儿八毛砍价一番，继而各购所需，各奔生活。

从街北向街南细数过去，有油条摊、煎饼摊、卤肉摊、瓜子摊、果蔬摊、主食摊、凉皮摊、香油摊、烤鸭摊、烧饼摊……有临街商铺摆摊售卖的，有固定摊架定点摆售的，有推着推车的，有摊开口袋的，有摆着篮筐的……应着时令不断变换的地摊，总能给人惊喜。春有香椿、秧苗，夏有桑葚、桃杏，秋有南瓜、花椒，冬有红薯、谷粮，皆是由附近农村劳作的大叔大婶种植采摘出售，贴补生活。他们守着村里的土地，奉出可心的农货，满足着众多城里人“不时不食”的生活主张和亲近田园的浓厚乡愁。

我常于上下班路上光顾十字街。早上候在脆皮杂粮煎饼摊前，看着摊主舀面，摊饼，打鸡蛋，翻面儿，刷面酱，放馃子，一卷一切就做好了一个煎饼，接过来热乎乎吃了上班。中午下班，挑最火的那家凉皮摊，与顾客拥挤着喊一嗓子：“一份儿，多放点面筋，多给一袋料！”老板与老板娘及几位雇工流水线作业般地切菜、调制、打包，头也不抬地应一声：“好嘞！”再买俩烧饼，急匆匆带回家享受简单舒爽的夏日午餐。

常有位70多岁的白胡子老大爷，带着一篮子自己种的时蔬，到十字街出地摊。听说老人无儿无女，离城数里，便有热心人拍照发朋友圈呼吁大家赶快来买，好让大爷早点回家。听说有位并不做饭的姑娘常买了菜送朋友，有人常与朋友一起团购包圆儿，曾有位顾客一百元只买了一把葱……老人并不知道这些故事。直到不知何时，老人再没出现摆摊。

到了夏天，十字街从清晨红火到黄昏，停歇片刻，亮起灯就又热闹起来，满街弥漫着浓郁的烧烤味道。街口的一家臭豆腐摊，常见不少好这口儿的人端着纸碗站在摊前，举起竹签，将一块黑黢黢的豆腐送入口中，品咂着，做陶醉状。烧烤摊不再是扇着扇子，腾着青烟的炭炉，而是更清洁卫生的无烟电烧烤炉。几串烤串儿，佐以凉菜、花生米，配着啤酒，激起了三五好友谈天说地的大好兴致。卖冷饮的、炸串儿的、烤肠的……催化十字街变身夜市小吃街，点燃并释放着小城人的盛夏激情。

想必，每座城市都有一条自己的“十字街”，各类摊位构成了平民百姓赖以生存、猎奇淘宝、纵观世相的地摊大卖场。流连其间，本身就是在过生活。

地摊复苏回归，唤醒了无数人的“地摊梦”。一位会画油画的乡村教师朋友告诉我：“周末，我也要到公园摆地摊，主打‘私人订制小油画’，开启我的业余创业生涯。”我喜欢这种靠才华吃饭的年轻人，并答应他届时一定招呼朋友前去捧场。

其实，地摊并不是廉价、低档、底层的代名词，而应成为多元、规范、亲民、文明的新名片。想摆地摊就去摆，想逛地摊就去逛，因为，一个地摊承载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梦想，无数地摊挑住的是芸芸众生，连接的是万家灯火，更演绎着一座城市、一个社会最基层、最温情的日常烟火，你我皆是主角，一切皆为人生。